

那人

思念，穿越岁月烟尘



情调

□安新明

十月稷山，秋意正浓。手机响起，是朝龙兄发来的微信。

朝龙姓解，年近八旬，稷山县稷峰镇下柏村人，如今随子女定居北京。他曾在稷山县商业局、县人大工作多年，退休后，孩子们考虑父亲年迈，为照护方便，就把他接到北京一起生活，共享天伦之乐。

“新明，我想托你找个人。”微信里，他絮絮地说起要找的这人，其实是他老师钟良臣的后人，“这些年托过好几个人，都没找着。就想要张老师的照片……”

我立即回复：“你问对人了！”20世纪70年代，我在南街村租房，正住过钟老师家的厢房。我的婚事，两个儿子的出生，都在钟老师家院里。现在我也常去南街村，钟老师家里的情况大致清楚，我向朝龙兄回复微信：你放心，一定能圆你这个梦。朝龙兄看到我的回信后，发来开心笑脸。他随后回复：“这几年托付过好几个人都没办成，今天偶然想到你，不知你和钟老师家还有这缘分，这回肯定能成功，真是‘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’。”

钟良臣是解朝龙的高中语文老师，在原稷山红旗中学语文教学造诣很高，当年学校几个年轻的语文老师，曾赠送过钟老师一幅题词，称颂钟老师“鲁迅之笔”。

钟良臣是四川自贡人，1955年从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，次年分配到稷山的中学。他的语文课是传奇，在讲台上，这个端着搪瓷缸、满身书卷气的南方人，用一口带川音的普通话自我介绍：“我姓钟，敲钟的钟……”

钟老师由于家庭成分等原因，1956年在稷山成家，与城关17队失偶的薛好亲结为姻缘。薛好亲当时有一女二儿，此后钟老师教学又务农，一家人过着清贫又安详的日子，却始终不曾放下教鞭。有学生记得他吟诗叹道：“四十年来浑如梦……”

可惜的是，1968年，这个满腹经纶的知识分子染病离世，年仅50来岁。他对学生关爱有加，与朝龙兄结下深厚的师生情，虽经岁月冲击，但情谊深厚。

解朝龙久居北京，钟老师虽已去世50多年，但不管离家多远，时间过去多久，他对老师的思念之情历久弥深，从未间断。每逢清明时节祭奠长辈的时候，他也深深地怀念着如同父辈的钟老师。下面是他写的一首纪念钟老师的诗：清明之际，祭祖怀故，感念恩人，不由想起了钟良臣老师。

语文老师钟良臣，原籍四川自贡人。身材瘦小面微黑，两鬓斑白古风淳。国大毕业非寻常，文言精到通古今。一包香烟一杯茶，走进课堂焕青春。动作到位手给力，表情生动眼传神。旁征博引穷通理，借古喻今立意新。

有问必答无不可，循循善诱笑语频。一丝不苟严要求，各项课业批阅勤。寒来暑往苦奔走，晨至暮归细耕耘。三年不曾缺一课，爱岗敬业人人尊。漫漫岁月消磨尽，历历往事记忆深。自愧难为惊人语，更无华章报师恩。如今先生早作古，每念及此悔终身。

我细细地读，字里行间都是60年前的课堂情景：我仿佛看见，一个80岁的老人，在北京的高楼下，对着窗外的秋光，一笔一画地写下这些句子。半个多世纪了，他还记得老师端茶壶的样子。

到老师后人家中，其后人听闻此事，浑浊的眼泪滴在颤抖的手上：“几十年了……难得你还记得！”

老师的孙媳妇明明红着眼圈加了我微信。当她与朝龙兄视频通话时，镜头两边都是泪水。

“解叔，爸爸看了您写的诗文，老泪纵横……”

“应该的。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”

“虽然没见过面，却觉得特别亲。”

“好好照顾你爸爸，后会有期。”

视频挂断后，我站在钟老师曾经住过的老院里，阳光透过枝叶，映出一弯像极了老师批改作业时留下的红钩。

这个秋天，80岁的学生用一首诗、一份心意，完成了跨越半个世纪的鞠躬。师恩如山，不因岁月褪色；真情如水，可越千山万壑。

这，就是发生在稷山县城里，一个关于思念的故事。



补鞋人的歌

自主唱起歌来。

“嘿，我说吧，每天总会唱一两曲。”黄老伯打个手势。

我们都听着，他的歌的确不错，字正腔圆，饱含热情。

黑皮凉鞋补好了，我起身付钱时，他扭头拿毛巾擦了把汗，顺着他的胳膊，我突然看见他身后不远处还摆着一双拐杖。

原来，他还是一个残疾人。

那一刻，我回想着补鞋人端详鞋子的神情，在谋生的整日疲惫中，一个瞬间的小小欢愉，尤其对一个残疾人来说，那是自我价值的实现。我如有所悟，大槐树下的顾客多，不仅因为主人的一手利索活，还缘于主人的歌声，那里传荡出淳朴、自信与坚韧。

我就还想去听呢。也许，我这个四肢健全的人，还会生出一份愧疚。

但是那双黑皮凉鞋，穿了好长时间都没有再开裂，缝得甚结实。

一手好活计，我没猜错。

深秋



身姿更加伟岸挺拔
枝丫间的鸟雀飞下来
并不是飘零的落叶
秋水，像一面镜子
慌忙摆渡两岸的倒影
回归彼此的归宿
芦苇，举起白旗
寒风依然不依不饶

陌上的红风衣
飘动着一些陈年旧事
等候远方徐徐的来信

秋荷

□谷树一

秋雨霏霏秋日暮
黄了荷叶
颓了莲蓬
人去鸟飞尽
独自徘徊
细数流年
匆匆夏复秋
天越来越凉
人愈走愈远
锦书难托相思意

真

情

□卢静

才搬到这个住宅小区时，我就发现附近街口的大槐树下，有个补鞋子的摊点，周围总是坐着几个人。

大概一手好活吧，我猜测着。

有几回，好像补鞋摊还传来歌声，但是我每天像一个拧紧发条的钟，步履匆匆，也没有多留意。

直到我喜爱的一双黑皮凉鞋，鞋帮处裂了小缝，我才拎着鞋子，坐到摊主对面的马扎上。他约莫40岁出头，中等身材，黝黑的皮肤像蒙了一层霜，上翘的剑眉下，一双大眼炯炯有神。槐叶儿哗啦啦响哩，日子树叶一般稠哩。太阳的光斑筛下来，摇晃着，使得他脸膛一明一暗，仿佛田野间的沟壑。

闷热的天。

“我说伙计，今天怎么不唱一曲了？”附近修自行车的黄老伯，一边把轮胎按入水盆“噗噗”冒出气泡，一边有节奏地敲了三五下盆边。

心语

□任东波

红叶，卸载了最后激情
晨钟暮鼓的交替中
跌落深谷，没有回声
草，脱去绿装后
被秋风折断腰肢
只留下清瘦的骨骼
菊花，无法在一首诗里
躲避风雨，享尽天伦
枯萎是整个秋天的宿命
树木，脱去繁花

城市的路牌

□黎建月

路牌，本是街巷的地理标识、指向，以方便人车马的行走。

同时，路牌又会因道路的变化，或时代的变迁而更新着内容。甚至，路牌背后的典出、意义也会跟着变化。比如，运城的解放路、人民路、红旗街等，当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新生的路牌称谓，很有那时的味道，不同于口语里的路家巷、姚家巷等称呼。

三街两巷的小城市如此，大城市的街道巷牌同样也会打着时代的烙印。像上海的南京路、福州路、无锡路，大有“海纳百川”之气势。据说台湾岛也有类似广州街、长沙街、重庆路等叫法，怀旧的意味浓厚。北京城，皇城根儿，文史“层累”厚重，讲究也大，只简单的什么路什么街已不足以指点城市的轮廓了，便在更早就有了片区划分：海淀区、朝阳区、延庆区等，且按下不表。

再来说说咱的小城市。当一些曾经的老街巷被后来居上，繁华不再时，只好在原来的称呼前冠之以“老”字。比如，曾经运城最热闹的西街，现在变成了“老西街”，当年的“富人区”东街，改成了“老东街”，仿佛真的就老了，带着几分时光沉淀的感慨。

如今，小城市也有今非昔比之发展，旧貌换新颜之变化。所以一些新开发的街道一天天延伸着城市的肢体，壮大着城市的躯干。那天朋友的父亲去世，说是在老家“芦子沟”发落。芦子沟在“哪达”？只好动用导航，近在眼前了才顿悟：哪有什么“沟”啊，已是高楼林立了，比我住的小区还平坦宽阔。真是日新月异的变化，三日不见，当刮目相看了么。

又记起前些年新修的韩信路、魏风街、涑水街等。琢磨着是韩信当年打仗的地方么？有可能。那魏风呢，是“坎坎伐檀兮”的魏风，还是北魏造佛运动的风刮过的痕迹？涑水街，倒是有些历史记录的，鸣条岗、涑水河，甚至“涑水先生”的称谓，该是有中华祖先活动的痕迹呀！也可惜，今日所闻者，岗不见岗，河不见水，更像是一首歌谣。空留几座旱桥，支撑着悠长的季节河之名分。

周西路？当不是西周吧。不由想起西周璐，就是眼前周西予我的最大意义了。形意路呢？是不是说这是形意拳的处女地。还有太乙、风陵、棋盘，又是什么样的文化基因，等待着我一一追溯。

想起那次去永济，路过一个叫“开元”的小区，同路的永济籍朋友笑着调侃：“看我们永济人，口气大吗。”言外之意，满是为这片土地厚重的历史自豪。

如今抢名人抢文化成风，有学者说：文化是很奢侈的东西。岂能一抢了之，胜之不武。确实，文化的传承与体现，靠的是长久积淀，而非表面的拼接。

看来“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”之尴尬，不仅限于爱情桥段，还可能出于历史地理的嬗变。

有时，漫步在自己的城市，除了亲切还能生些惊异。有句老话：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。今当再补上一句：三月新开路，一年水泥城。城市变化速度之快，让人的记忆追赶不及。大脑的记忆跟不上日新月异的变化，只怕非芯片不能搞定。

由古至今，道和路是必由的，也是城市最具象的记忆，只是这记忆太过漫长，九曲十八弯的难免会有模糊之处。

路牌在变迁，人心岂能如如不动。不过人生的指向终又是锚定的。别无选择了，那就安步当车，且行且珍惜吧，不要把人生之路走得太沉重就好。

